

絮

柳
抒

848
281-1

絮

柳
抒
作

芭蕉讀書之一



3 0526 7285 8

題
辭

37925

彷彿我是個詩人，飄泊在無人的荒島上。——那是東呢，那是西呢？我悄悄地低着頭兒，黯黯然地凝視着足下的沙礫，數着沙上的足跡……

在那海外，青山半掩，天際裏浮出了一抹紅霞。仰望霞光淒艷，我頹然地跪下了。——這是朝陽呢，還是落日？讚美充滿了我底心，悲哀也同時充滿了我底心了。

經過了壯闊的波瀾，吹來瀟狂的風暴，掀動了顆顆
的黃沙，——指示出詩人底命運——那黃沙歷落，掩沒
了偶然的青草！

友呵，『太迫切的悲哀』，恐怕不能久歌吟了……
彷彿你也是個詩人。

一九三三，十一，三。芹。

目錄

題辭

紫色的花.....一

自擾.....三

淡黃色的沙漠.....七

午.....九

雨天.....一一

郊野·····	一五
春之暮·····	一七
失眠夜·····	一九
愛的長河·····	二一
無題·····	二五
失去的小鳥·····	二九
幸福·····	三三
始末·····	三七
我底心·····	四一

壞孩子·····	四五
寒月·····	四九
嘆息底來源·····	五三
可愛與可怕·····	五七
一體·····	六一
春日裏的雪天·····	六五
迷途的人·····	六九
落葉·····	七三
春陰·····	七七

危樓之別……………	八三
後記	

絮

柳

抒

紫色的花



真個化做一顆春雨，

微倖滴向那紫色小花朵兒底心裏：

讓我就此死去吧。

倘要晨露先佔領了伊，

待怎樣呢？……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一日

自
援

我問：『流水，你究竟來自那裏？』
流水不答，只潺潺地嘆息着不停地逝去。

『唉，流水，都不能相住一談嗎！』

『你也應有個來源呀？』

在失望的悲傷中，

我只得審問自己底輕薄的眼淚了：

怎奈伊更無情呢，

自是默默地掛在頰間，
連一聲嘆息也不開呵。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日

淡黃色的沙漠

幽靜的淡黃色，
襯着閃爍的晴空，
是如何分明而鮮麗呵。

陰窈處，依稀長着幾叢青青的小草，
以此，沙漠似乎很驕矜了：
『這是我底創造呀』。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八日

午

銀鍊似的，

潺潺於晴雲下的微波呵，——

一隻白羽水鳥，

泛泛地掠過去了。

咻咻溪上風……

漁舟隱匿於茂草中，

想像一隻疲倦的鴉子。

雨
天

無聲雨——簷頭草瀟瀟低鳴……

地面更濕了，猶望不見雨絲在怎樣地糾纏着。

貓兒埋頭在牠底前臂裏，

這個人的雨天呵！——

拉水的老牛，安息了，

伊只餘下悠閒地磨着牙。

風吹倒了隔街的籬笆，

露出園中青的辣椒，紫的茄子；
還有一町不知名的蔬菜，
正盛開成一片淡黃色的小花朵。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日

郊
野

飛去又飛回，——雨後，鳥聲淩亂裏，惹人牽掛的
飄泊的涼雲呀！

荒塚壘壘，數了這一邊，又忘了那邊。……

故人，相逢在麥田底細路中，而且都無言地笑了。

臨別太踟躕，弱柳也不忍抬頭！

眼淚呵，我底悲哀，使你速歸塵土。

一九三〇年清明後二日

春之暮

一

聰明的朋友，你可曾曉得，

我底孩童的心，畢竟躲向那裏去了呢？

真的，當我底眼淚滴落在枕上時，

我隱約聽見伊逃走腳步聲了。

春深——簾外雨『啾！啾！』！

臥嘆行雲，依然是負着病兒送春。

一九三〇年五月

矢
夜
眠

滿紙淋漓，……幾晚未聽見園子裏底水歌聲了。
整夜躲在陰影裏，數着家鄉底人。

——曾記來時，春光猶嫩，車窗外，竟日飄颻着濕
風。……

眼胞怎地腫了呢？

枕兒知道！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日

愛的長河

你這不知愛戀的，
有誰栽培了成蔭的大樹，
在你底心中呢？

唉，大不幸的人哪，
讓陽光照臨在萬有底頭上，
自己却隱匿於幽陰的黑影裏。

長河流穿着沙堤，

森林，山村，城鎮，……

以他全波濤的漲溢，

澆灌着所經過的兩岸底田疇。

然而，你是甚麼人，

竟抱着已盛得豐盈的水瓶，

固守飢渴，以待滅亡呢？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

無
題

你爲甚麼逼得我流淚了，
才肯解開你底胸帶呢？

我將嘴兒深深吻着你底柔膩的芳乳，
偷聽你底心在低吟着泉水涓涓之聲。

——但是，你那般般入夢的紅唇，

如春湖落照裏閃動着的微波呀，

已儘够人沉醉了。……

然而，你怎地閉着眼睛，
一聲不響了，親愛的，
你悽悽地在怨着我嗎？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失去的小鳥

在深夜擾攘變爲鎮靜，
我如從大罪惡裏逃出來。

但，枕邊的風聲，
吹亂了我底夢魂，

密語似的，……

不容我安然合目呀！

於睡眠中見了你，

我如望着一隻，
徬徨在雲霧中的小鳥：
無可奈何的，
竟任你冉冉地逝去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四日

幸
福

伊如一星幽淒的磷火：

永遠在我底面前映着眼，

至深夜也不會熄滅。

等我每次蹣跚地向伊張臂一捕時，

伊又踏着一棵棵細草底梢頭，

迅速地跳躍開去……

大約我此生始終都不能獲得伊了。——

也許伊，除了一閃虛弱的光芒，
全部就是一個烏有。

始
末

當我第一次望到你：肥胖的你底臉，如同初升的滿月，潔白中淺淺地透露着幾縷紅暈。

你底流動的眼波，直衝到我生命之流底源頭；於是我底心中經年鬱積的憂傷的泡沫，霎時便完全溶化在你底輕妙的語聲的迸瀉中。

隱隱的，我們似乎相愛着了。

便互換地飲這苦甜的盃！……

而那遙遙糾纏着我們的，却是一條煩惱的帶子：只在這帶子上，永遠交流着誤會的消息。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我
底
心

我底心是隻深腔的盃，伊會把愛的漿液傾與你；那煩惱的沉澱，却留給自己。

也是一個恬靜的蓓蕾；在萬有遭遇了夢境的誘惑，而忘掉喧擾時，伊便默然地開放着淒麗的花朵。

當憂思向我蒙罩過來，一似晚林爲長烟迷網成廣漠，使人們想像着我的神秘。——那懺怯的歌聲，蘊藏在詩人底靈魂裏，如同寒雲孕蓄着飄零的雨滴，期待春風

掠過，雨滴降落在大地上。

渡船張着滿帆，從遠方搖到岸頭：把貨物全部分給他人，自己却空空隱匿於蘆草底幽蔭深處。

親愛的呀，我盡吐心中底膏血，來澆灌你生命底火焰：因此，你應日漸興旺，而我則日趨衰殘。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壞孩子

當你是惱了，我遙遙站立地微笑着；等你不能忍耐地來吻我時，我反噉起嘴來。……親愛的，這便是你怎樣叫我作『醜小鴨』底緣故嗎？

你字寫得正忙，我偏搶過你底手來，緊緊地握着，不許你稍動一動。……親愛的，這便是你怎樣罵我作『壞孩子』底緣故嗎？

我流淚了，啜啜地不說出，是爲了些甚麼事：你喚

我時，我偏不進你底房門，在毒熱的日光下抱着頭，鬱鬱地並不告訴你，是在與任何人悶氣。……我底好人哪，這便是怎樣常常使你悵悵不快底道理嗎？

是的，親愛的呀，一切都是由於我底過分頑皮。請你無論如何加責於我都好。而且世上只有你才佩責備我，因為只有你是唯一愛我的人呢。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寒
月

這夜來燃燒的胸膛，如同正燃着一團飢渴的烈火，但，偶一聽到你底清晰的足音，彷彿我悠久徬徨在烟霧濛濛的荒山中，突然覺得一脈潺潺的鳴泉。……

於燈影熒熒中望見你：——

你底玉顏，恰似照耀在水夜裏的一輪寒月，清光逼人，不由我連連地打了兩個戰慄。

你微笑地講你白日的故事；我黯然地數着「思念」

的眼淚。

我緊緊地摟抱着你底玉頸，哀聲叫你作『親愛的』
！然，我並不如此傻：希望這樣會換取你對我的憐憫的
心。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嘆息底來源

我想邀你到我底沉寂，微明的夢境裏：把所有你賜給我的甜苦的淚，都一滴一滴地歸還你，那是可以嚐過一切人底察覺；爲了怕你見了，反來罵我：

『怎麼，竟變成一個晝夜昏睡的獸子呀！』

唉唉，我只好把牠們終古地，養活在這顆辛酸的心裏。

.....

想像着我能變做一隻大的網子；把狡猾的「幸福」
捕住，牽到你底耳邊，永遠給你唱着愉快的調子。

我如是一抹潔白的雲；你便應是一座靜止，秀峭的
山了：當你帶着微般的面幕，從長晝裡醒來，坐在綿綿
的夕陽影中；冉冉地，我將自遠方歸來，告你以另個領
域的田野底消息。

安靜夜，人們全緊緊閉上他們底門，衆鳥也都漸漸
安眠了的時候：我將捧着你底臉，悄無聲地吻你。……

爲了怕你聽了，反來責備我：

『傻孩子，不要儘在妄想了吧！』

便將多少希冀講給你的話，都變做虛弱的嘆息，任它們展着寂寂的雙翼，脫我底口飛向冥冥中去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可愛與可怕

一

當早晨的陽光，吻着你底臉時：忌妒的風，不是會把你底勻整的鬢髮，幾次吹得凌亂嗎？但，你却絲毫沒有怨意。

正午的時候，睡眠從樹葉簌簌之聲中走來，用一條綿長的夢魂底帶子，把你永在翱翔的心翼，暫時縛起，而想給你以休息的機會；叫噪的燕子，不是曾多番將這

安詳的夢境趕走，復使你墮入煩惱的陰影中嗎？但，你仍能容他巢居簷下，且引爲你自己底唯一的伴侶！

然而我呵，不過迢迢地，只悄然地望你一眼哪：你怎的立刻就改變成憂鬱的面色，冷冷的像是惱了呢？

是的，我曉得了：

這便是你如何「可愛」底道理嗎？

二

花朵般般地開着，那火焰焰的顏色，不是分明在羞着你嗎？但，你竟肯朝暮與伊談心呀。

那夜雨沙沙之聲，頻頻吹送到你底枕邊，聲聲分明是喚取你底眼淚！但，你竟能適然忍受地臥在那裏。

你底孩子，用微笑和哭啼，來摧殘你底青春！但，你一刻都不能離開伊。

然而我呵，當這岑寂的黎明，輕輕叩着你底門哪！……你怎竟忍心不理，還噉噉地像是在罵着呢？

是的，我曉得了：

這便是你如何『可怕』底緣故吧！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

體

假若我是你底雙乳，幽居在你溫馨的衣襟裏：便可永遠躲開這人類可怕的目光的監視了，該是如何的幸運呢！——

那麼，於每次你被疲倦軟灘在牀上時，我總應偃伏在你底雙臂間：輕輕地掀起你底心波，沖撞你在夢中的靈魂，使她永在微微地發癢着。……

如果任何東西，趁你睡眠，不幸向我壓榨時，你也

同時感到痛苦了。

當你行在玫瑰色的春光裏，從燕尾吹來的細風，飄颻着你底美髮；我也將顫動在你底胸前。……你底愛人，因此會顫然地跪在你底裙下了；我要用一條神秘的帶子，隱隱牽住伊人底心。

又是一箇細雨，夜況漸漸地深了：悲哀在岑寂中，向你沙沙地飛來；你底孩子，也同時嚶嚶地哭泣在你底身邊。——我更應以濃甜的乳汁，換取你孩子底微笑給你：你就在他那朦朧而嬌怯的，嬰兒眼角的笑影中，曉

得怎樣驅逐悲哀的法子。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

春日裏的雪天

你底臉，變得冷落落的，似乎微微帶些惱我的樣子。
。……無緣的，真是一件莫奈何的事呵！

有些人在苦苦地追喚着我；我却尋求彷彿正在逃避我的人。——可憐我們底歌聲，永遠不能合而爲一。

昨夜瀟瀟雨，曉來化做雪霰紛飛了。

我這樣抱臂地來到你底門前，於你無論是怎樣的煩擾，請你要原諒的，我這顆哀苦的心哪！

不願再頻頻地與你嘮叨了。

只求在你屋中底一角，站立片刻，遙遙地望你一望
呀，此外，還敢妄想着甚麼？

我不禁偷偷地流淚了。……你這樣憂傷臥病，要到
幾時呢？

經久渴望的你底容顏，淒清得底似梅花開放。——
但，這已是春日裏的雪天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

迷途的人

你底不幸，使我對於「生命」大大的傷心；而我這朝夕臨風而灑淚呀，於你將感到些甚麼呢？

在每個思想底末梢，都深深地憶起了你：我底心，便是突然地一陣酸痛！——我無力地埋頭在雙臂裏，哀哀地喚着你底名字，十遍，百遍……直到我疲乏而昏昏睡去。

我想逃脫這個人世：如愉快底形迹，永遠消失在我

底眼角裏。

然而，你底影子，却晝夜充塞了我底全部的靈魂底空隙：我刻刻呈着悽苦的脸，終也問不出你那我所需要的語句。

他人底嘻笑，給我以煩惱；你底沉默呵，使我陷入冥晦的夢境底深淵內，迷失了我應走的道路。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九日

落
葉

一

在你正作晚間的禱告時，我來了。

你一直靜靜地低着頭，好久，才輕輕地說：『怎的，一向總莫見』？我無言地笑了，十分悽苦地。

我不敢端正地看你。只淚眼顫瑩地，從髮隙中窺見你容顏底一部：你也似乎在微笑着，但笑得很加斟酌。

落照飛越你底簷頭，我又必須就此離去。

你靜然地目送着我；我搭訕地走着自己底路。

二

我常常仰天暗問：『怎樣才能完全合我底心意？』
你往日的美麗呵，曾使我感到自己難堪的譴說；你現在的憔悴，又叫我如何擔得起這重的哀愁呢！

我往往爲了「吃飯」，而埋沒了「思念」的時刻。
爲自己流汗，真太自私了。……

每想到傷心處，眼淚便湧上來。用力咬緊下唇，搖擺眉前的短髮，……如此，我得到安慰。

有時我底思想，竟一直徘徊到，我底生命之最後一刻底裏面去。於是，我更感到淒涼呵！——秋天時候，你不是也曾微微地嘆息過嗎？敗葉就在你底淡淡的哀傷中，紛紛悄然下落！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

春
陰

春陰漠漠，早上霏霏他下了一陣小雨。

午後的庭院，愈顯得寂寂：幾隻麻雀，停在濕潤的地面上，靜靜地跳躍着；向陽的牆角裏，已清新地佈着嫩草底芽兒。……

廊外雨探桃樹，疏朗朗的枝桠間，開滿燦白的花朵，襯着灰色的天幕，彷彿是從冬日底夜裏披來的繁霜呵，——一片輕寒，氛圍着小小的院落。

濕風搖曳成霧；片片的霧，鼻鼻上騰，與陰雲相溶。一群鴿子，振着易於喚人哀感的足端底哨音，低低橫空畫過，遙遙消失於蒼莽的天際。

小巷內，竟是怎樣的沉默呵：軋軋狂騾的水車，不消說，已不是牠們出動的時候，便是賣油條的，馬蹄的，收拾雨傘的，換皮鞋底的……也都把這條胡同給遺忘了。

然而，那賣「糖人兒」底鐸兒，畢竟又在牆外嘎嘎地響起。聲音遲緩而低黯。我很容易地便想像出，擊鑼

者是怎樣面孔的一位老人。他每天總在這個時候，彳亍地負着一架小木箱子走來，覬着每家底門扇。因爲，他底小主顧們，永遠一聽到鑼聲，即匆忙地跑進門洞裏。先從門縫，投給他一個欣喜的目光；然後再喚着母親或姐姐，替伊們打開頭上的門門兒。老人便悠然地坐在門前的石階上，捏着甚麼糖老鼠呀，娃娃呀，茄子呀，玉米呀……之類。

可是，今天老人底鑼，是一直遲緩而低啞地敲出了巷口。

大概孩子們都被這料峭的春寒鎖在屋中了吧？或者正跟着伊們底母親及姐姐在蒙頭大睡。

老人去了，且已是去得很遠很遠的了呢。但留下寂寞的鐘聲，隱隱不斷地繚繞於我底耳際，直到黃昏藍色的烟幕，陰沉沉地罩上黑色的屋瓦，那哀傷的晚雨底啼噓呵，才代替了牠底地位。

我蹣跚地用手托着顫，兀自坐在窗前。

凝望從簷上紛紛下垂的無數細小的透明的珠兒，一排排閃過眼前，跌落在石階上，碎了，化做無數的泡沫

，無數的細小的水流，向庭心低窪的地方，積成一片小小的湖泊，在漾着晦闇的波紋。……

案頭條地散出一團陰慘的燈火，是夜裏了。

我心懷淒苦，想到牀上去睡眠。誰知這冥冥的雨夜呵，牠將會給我以怎樣的夢境呢。

危樓之別

一

你可曾記得，與我在故鄉危樓上話別的一日，恰是
七月天氣：驕陽當頭，炎天炯炯發光，閒雲悠然來往；
黃沙漫覆樓前，正午時分，寂寞沒有一個人底踪跡；那
黃沙盡頭，橫着一條小河，運柴的船，游到江南渡口，
白羽水鳥，閃閃飛上天空。……

我們在小廊中，已苦對得很久了。

彼此都懷着一顆異常震悸的心，彷彿在恐怖着，不久，便將被一張險惡的巨手，分割到兩個不同的領域裏

廊外幾棵半死的白楊，均生着蕭疏的瘦葉，一隻山雀穿過，發出枯澀的音響。……

這是一個如何可怕的，冗長的沉默呵！

你終於先開口了：你說，故鄉你不能再留戀，雖然這裏有需人扶養的老母與弱妹。無際的沙漠，是怎樣使你苦悶呀。幾度的槍聲和礮火，已把你脆弱的靈魂，震

裂成片片。你要準備去流浪，因為你好久沒有看見花開與花落了。你極引爲悲傷的；與我竟是如此短短的一段相識。叮嚀我此後不必要苦苦地思念着你；你的走去，就算你的死去吧！

當時你底聲音，是怎樣的顫動呵，我真有些不敢臺頭。偷眼望你，淚與汗，縱橫在你底臉上。我想輕輕地拉拉你底手呵，然，我一點都沒有接近你的勇氣。

淚，今天在我底眼裏，却失了牠底影子。……你不曾在暗暗地惱我吧？唉唉，有上帝在上，我底悲哀，豈

是幾滴眼淚所能顯示的呢。

二

你是在一個陰霾的早上，同一羣流離的魯人走的。
臨別，你只用顫盪的淚眼，向我最後地一閃；我佇
立地望着，直到載你的車子，遙遙消失於塵霧中。

天在開始淒淒地下着細雨。……

你去了。日月星辰，依然在各走着自己底道兒；我
仍舊沉默地過着寡獨的時日。

在無言的晝夜裏，誰知燕子悄悄地飛走，天地又充

。

滿了秋底氣息呢！——

如今，我只能在這渺茫的夢境中，來追尋你：夢中我們有時仍在一起低聲歌詠；或者在一片靜穆的荒野上，像是永無休止地漫步；有時又彷彿重坐在危樓底小廳中，傾聽那廊外白楊枯葉底悲吟。……

但，醒後的牀上，是如何的淒涼呀！

烟水茫茫，你底行踪那裏呢？大約應是多花多鳥的南方呵，總算脫離了這浩闊怖人的漠北。

友呀，何時才是我們重會的日子？我底『孤獨』，

也是你底「孤獨」吧？

幾次俯首徘徊在那黃沙寂寂的河濱，尋覓我們雙雙的足跡，只是無人伴我了。

三

這是一個銀灰色的夜。

涼風習習，將是傳着甚麼消息呀？

削瘦的月兒，橫在鄰家底烟窗頂尖，像是誰底半開笑嘴。

你今夜躲在甚麼地方底楊柳背後，看取這灣嫩黃的

鈎兒？……

隔壁沈家底老頭兒，被關在一座大木匣子裡。我很難爲他底女兒，竟是終宵嗚啼。——

風緊露寒，我不能再耐了。

淒冷的被裡，友呀，我想：「孤獨」的生，何若「孤獨」的死呵。……

遙遙，幽咽的軍人底喇叭，又在哀哀地長鳴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

後 記

以上是在我所有寫作中僅存的幾篇東西。其中一部寫於一九三〇年多雨的春季：第一次離開母親，居住在一座幽美的江濱；一部是寫於不久歸去後，三年間底一大堆浪漫，荒唐的日子裏。

不幸的一九三三年底冬日來了。我不知確鑿是爲了甚麼，被家人用一輛載重的敞篷汽車，放逐到無邊永雪的山野中底一個村寨裡。在那裏：我曾飽看了幾次的，

鮮紅而渾圓的，壯麗的落日。旋風捲着黑衣獵人，在險峭的山路上地往來馳騁。薄暮時候，猶徘徊於田塍間的狼羣，一邊在同聲飢餓地嗥叫；一邊在爭扎着，像是極悲憤地搖盪着牠們底長尾。……夜半裏，我常常被癲狂的犬吠驚起。時有自遠方源源而來的，鄉民運糧的大車，人馬喧囂，陣陣如河水倒瀉地流過村前。我只呆呆地從紙窗的縫隙，窺望着一角繁星閃爍的寒天，聽北風在簷頭打着呼哨，而開始感到人生底嚴肅。——自此，我沒有了眼淚，更沒有欣喜，也不願把時光盡消耗在個人

情思地抒寫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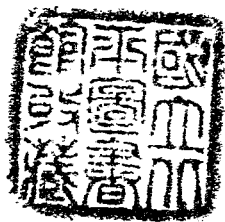
等到寒冷既去，而又將重臨曠野的時候，我復搭訕着轉回故鄉。一年的隔絕，街坊景象依舊，只少了我唯一的親愛的朋友。可憐的芹，在我抵家前兩天底一個微雪的早晨，悄然謝世了。伊底死，恰如質成兄所說：『多半是自戕的』！憶起我倆同是具有頹廢與孤傲的性格，便引起對於尙在人間的自己，時時懷着悲哀與恐怖の混合的感覺。『正因伊總向人類之外走，而我就鼓起向人類之內走的勇氣吧』！

時代不停地滑過。飄流復飄流：我需要迫切地邁入「求生存的路」！怕今後再沒有許多餘暇，來寫一些雖然是非常短小的文字。——我將久永放下這枝憂傷的筆了？

因此，我給蒐集在這裏的二十四篇文字起個總名曰『絮』：我想她們既已把我底青春帶走（雖然，我今年只才二十一歲）；我底煩惱，也該隨着她們，飛向遙遠的天邊，或甚麼不知道名字的地方去。並把她們印成一冊小書：一半爲了給自己底過去的生命，留下一點痕跡

。一半爲了紀念，被埋在濕土下面的芹。因爲伊還喜悅我這些尙未成形體的東西：縱然她們都過於柔弱了，也許伊之所以喜悅，就在這一點。還有伊生前寫在我底原稿上的一篇「題辭」，也把她的附在卷首。現在已是六月的夏季，北方底墓場上底野草，也應長得很深了吧。

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柳抒記於北平



“書叢蕉芭”

冊四入編已

：

從塔瓦斯歸來
生活綫上
名花集
絮

柏米爾
柏米爾
柳抒
柳抒

戲曲集
四幕劇
散文詩
散文詩

絮

芭蕉叢書之一

.....

.....

作者 柳 抒

出版者 芭蕉叢書室

發行人 北平西城報
姚子街六十號

印刷者 北平宣外永光寺西街
光明印刷局

電話南局一四四九號

一九三六年八月出版
定價三角

十五年八月十

日

室版

5

1